

图文并茂

今天,中国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需要我们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史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历史景观,它既是感性的、可以感知的历史,又是理性的、可以叙述的生活。图绘日常生活,“我们不是去发现历史的奥秘,而是去说明它。”(费尔南·布罗代尔言)一定程度上,《岁月时光机》这套书所描绘的,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史诗。

《岁月时光机》全书共分《小时候》《那年月》《知时节》《过日子》《好家风》五册,以600多幅图画描绘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描绘百姓的日常生活。书中既有感慨怀想的“那年月”,也有平凡温暖的“过日子”,既有不老的“老话儿”,也有不息的“好家风”,还有那些美好得令人怀念的“小时候”和“好时节”,所有这一切,都一一付诸丰子恺私淑弟子卞家华的笔端。他数十年如一日描绘中国人的生活和他内心真挚的感情。这里描绘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些点点滴滴,那些经历和感悟,都化为我们回不去的乡愁。

卞家华先生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来进行历史和生活的双重叙事。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图画的语言。他用手中的笔来描绘在其生命的70多年中所经历的世界和看到的中国。这种语言既是个性的,又出于共性。如前苏联教育家巴赫金所说:“一个人自己的话语是逐渐地慢慢地从其他人已经被认可和吸收的话语中得来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在一开始几乎是感觉不出来的。”卞家华描绘了一部当代中国的



《岁月时光机》
卞家华 绘著
李北山 主编
济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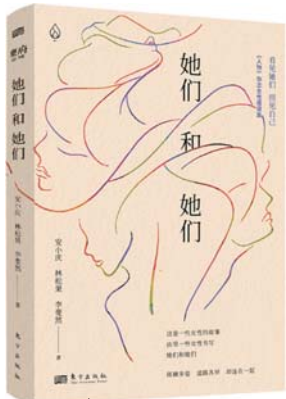
人物故事

《她们和她们》当然是一部女性之书。女性写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勒了自我生命的轮廓。第一次,《人物》杂志把作者推到台前,请她们袒露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再让她们以客观的名义隐于背后。我们见过她们生命的火光,如何照亮了她们的采访和写作。她们以自己为武器,去撬开主人公生活的外壳,寻找女性精神底层的共振,去完成一个故事。

我有时候会好奇,这种共振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在女性之间。就好像大家有共同的雷达,守在语言的矿山边上,等待被挖掘出的女性真实的声音。我们总是相信,“一个女性总能提供一些特别的东西”。在历史的河床里,她们沉默了太长的岁月。

2013年,《人物》杂志有了《女性》这个栏目,一直到现在,《人物》仍然是唯一拥有女性栏目的主流新闻杂志。从2013年到2021年,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我们的女性报道也从最初关注、争取女性权利和两性平等的故事,逐步蔓延开来。如果说女性报道也有深水区,那我们早就已经跋涉其中。

我们能够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看到女性的觉醒。在《人物》后台,你能够感受到女性读者那种强烈的自



《她们和她们》
乐府·东方出版社
安小庆 林松果 李斐然 著

图绘中国人的生活史诗

□李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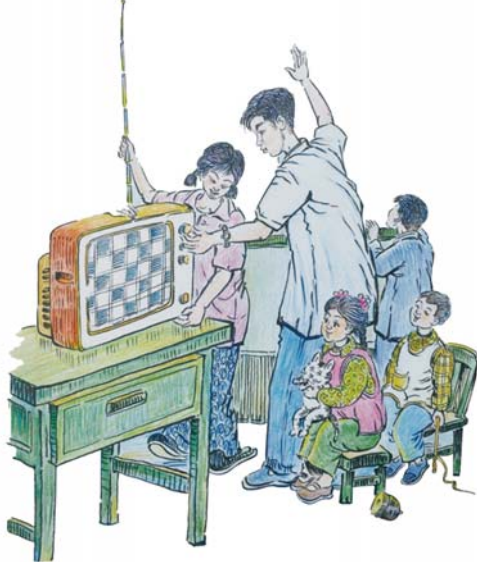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史”,如果这种描绘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成为一门学问,那么,他就是在探讨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之学。通过这些图画,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演变,也会看到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1996年是卞家华的人生分水岭。此前,他是一个出版社编辑、一位漫画家,他创作了父子系列漫画《老卡和小卡》,儿童题材漫画《哪吒》《男生,女生》,风俗漫画《北京老礼儿》等,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幽默大师》等报刊发表5000多篇作品,在全国漫画大赛中屡获金奖。绘画不仅仅是因为有天赋,他还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勤勉。“醒醒睡睡,一直没离开过桌子,经常彻夜画连环画,一画就是十多年。生物钟都混乱了,也患上了糖尿病。”或许是由于积劳成疾,1996年,他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辗转就医,在被宣告不治的情况下,动了一场大手术,奇迹般地活下来。再后来,痊愈了。以后每年过生日,他就一本正经地自嘲:“庆祝老卞又多活一年。”手术后,他把家搬到环境优美的烟台,“不再为钱工作,此后的时间只属于自己。”他全身心投入绘画之中,为喜欢而画,为生命而画,为爱而画。他终于在画中遇到了丰子恺。

卞家华坚信,是丰子恺的艺术精神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丰子恺的艺术精神的实质是爱,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在他看来,在儿童的世界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飞出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在孩子身上,充满了灵气,看不到成人的虚伪和丑恶。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喜欢他的绘画,喜欢他笔下的孩

子,喜欢他笔下的生活。也正是出于这种精神的感召,自1975年丰子恺去世后,他的女儿丰一吟就投身于父亲作品的整理、研究中,创办了丰子恺研究会。她曾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父亲的艺术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投身其中,皈依于他的门下。家华师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卞家华的作品就经常从儿童视角入手,回忆和描绘“从前事”。“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跟老虎不一样,我们需要聚落,这种接触是有温度的。我想让这个浮躁的社会,变得有乡愁、有体温、有故事、有情感……”他在《岁月时光机》的自序中说:“我老了,不知老之将至,整天价像台上足了弦的小马达。总想做件珍贵的礼物留给子孙。我不断地描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日积月累……”《岁月时光机》这套书就是他25年的创作积累,是他毕生的生命体验。编辑团队又历时近三年的时间,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这套书中所描绘的时代变迁、生活画卷,不仅使我们看到旧日时光,更会引导我们面向未来,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的真善美,看到中国人的心灵。



诗意盎然



《海豚信》
程佳·余榕 著
美罗基娅·汉密尔顿 等著
美罗基娅·洛威尔 等著
《海豚信》:1970—1979

诗人洛威尔的最后七年

□许晓琰

罗伯特·洛威尔是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美国第六任桂冠诗人,自白派诗歌的创始人和代表,曾获多种文学大奖。他影响了毕肖普、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默温等在内的多位同代及后辈诗人,被誉为“他那一代最好的美国诗人”“时代的诗人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是美国知名文学评论家、小说家,《纽约书评》创始人之一,洛威尔的第二任妻子,生前写了大量有相当影响力的书评和杂文,有“作家之作家”的美誉。《海豚信:1970—1979》收录了洛威尔生命中最后七年——1970年至1977年,也是其个人危机与创作革新期——与哈德威克的所有书信,以及他们与圈中好友的部分往来信件,共347封。这些书信立体生动地传达了洛威尔最后七年的人生轨迹,展现了洛威尔晚年情感、创作、生活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对于哈德威克也是如此。

本书也可谓洛威尔晚年著名诗集、普利策诗歌奖获奖作品《海豚》的姊妹篇和“阅读指南”。书中收录的洛威尔与哈德威克的往来书信,不仅为《海豚》提供了灵感来源,书信中的大量句子也直接化为《海豚》中的诗句,这让哈德威克感到愤怒,从而引发了一场纠纷。

书中收录的这些书信,涉及洛威尔和哈德威克日常的工作、家庭和情感生活,诗歌和小说创作,也涉及两人大量文学圈、出版圈、朋友圈的信息,尤其是与一些名闻遐迩的大作家,如与麦卡锡、毕肖普、里奇、沃尔科特、贾雷尔、伯林、乔纳森·贝里曼等鲜为人知的往来和友情,涉及诸多名人逸事,可以说,本书为二人描摹了一幅幅前所未有的真实“肖像”,生动还原了20世纪美国文学圈的生活场景。除了洛威尔和哈德威克的书信,本书还收录了两人与伊丽莎白·毕肖普、里奇、麦卡锡等人的多封往来书信。尤其是洛威尔与毕肖普,两人之间的友谊长达三十年,传为诗坛佳话,而本书所收录的通信,涉及二人讨论诗歌创作的诸多具体细节。

洛威尔和哈德威克的婚姻纠葛可说是美国文坛的一件公案,本书向我们诠释了在经历近三十年婚姻生活的跋涉之后,两人如何最后走向宽容、和解。他们的婚姻也带来了一场关于艺术限度的辩论——艺术作品缘何而生,艺术家必须遵循怎样的道德和艺术准则,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创新?由二人引发的关于文学创作与伦理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不同于泛泛的书信集,本书的原编者萨斯基娅·汉密尔顿做了大量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为这些信件写了详尽的导言,根据通信时间编制出具体的年表,并配合诗集《海豚》,为每一封信做了详细的注解和对照,为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海豚信:1970—1979》出版之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洛威尔系列”已推出诗集《海豚:手稿对照本,1972—1973》、文集《奥融的时光:罗伯特·洛威尔文集》等品种,未来还将出版洛威尔的其他诗集《笔记本》《生活研究》以及与著名女诗人毕肖普的书信集《空中的话语》等,力求多角度地呈现这位诗人的整体创作风貌。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她们和她们

□张寒

我书写和叙述的愿望。当我们去讲述一个女性故事的时候,总是会激起强烈的回应,如同镜像,读者在这些女性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她们会在留言区讲出自己的故事,以期找到同盟。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关于性侵害的征集。在短短的24小时内,我们收到了1700份回答。她们如此坦诚地揭开了自己不愿面对的人生隐秘,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能够发声,才是忘却和接纳的开始。

那一年,有很多勇敢的女性在风暴里站出来,直面这个世界曾经的恶意。当时第一个站出来举报教授陈小武的罗茜茜说过一句话:“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我们也是在那一年,也就是2018年底,做了一个全部是女性的年度人物封面。

我们的女性报道从来不只是女性报道。她们是鲜活的人,她们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在女性层面上值得报道。她们的故事是永恒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她们陷入困境,她们遭遇复杂,她们奋力向上。如果说有一些不同,就是女性因为曾经的遮蔽,无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所谓强者的特权,就是可以无须对弱者展开想象力。”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真正地感知。她的痛苦、她的不甘、她的复杂、她的高贵,甚至是她的怯懦和无助,都能真正地被打捞上来,被真正地共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损失的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

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像阿特伍德所说:“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

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我们记录了如此多维度的女性故事,我们加宽了女性故事的河床,我们挤走一些陈词滥调,我们打破一些偏见和“从来如此”。

未来的读者应该会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故事里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看到公共领域里那些一点点去推动女性向前一步的男性和女性。TA们会对世界有更多信心,也有更多共情。

最后,我想说一个和我自己相关的故事。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她叫黄长蓉。“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她怀孕六个月的女儿没有跑出来,她的妈妈也被砸死了。我去采访她的时候,是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她又生了一个孩子。我记得那天下午,我们俩聊了很多。她告诉我,在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她如何摸着女儿因为怀孕肿胀的脚,想着快要出世的外孙。

后来,她说起自己不想再生,老公怎么劝她都不同意。直到有一天,她老公说“再生,家就要散了”。她一下明白过来,摘环,生子。

那时候还未婚未育的我,试图去探讨这里面的复杂性。我刚想问一句“为什么”,她突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就像火在我心里烫了一下。那个混杂了不甘、无奈甚至了然的眼神,让我听懂了她内心的声音。

我很平静地离开了她家。到写稿那一天,写着写着我突然号啕大哭。我都理解,但我还是心疼。

这是我还在这个行业里的原因之一。她们教会了我太多。

(本文作者为《人物》杂志主编)